虎韔(chàng暢)，虎皮製的弓袋。　膺，弓袋的正面。嚴粲《詩緝》：「鏤膺，鏤飾弓室之膺。弓以後爲背，則以前爲膺。故弓室之前亦爲膺耳。」

交韔二弓，將兩把弓順倒交叉地放在弓袋裏。朱熹《詩集傳》：「交韔，交二弓於韔中，謂顛倒安置之。必二弓，以備壞也。」

閉，魯詩作軘，齊詩作柲。柲是正字。一種校正弓弩的工具，以竹製成，所以稱竹閉。　緄(gǔn滾)，繩。縢(téng騰)，捆紮。毛傳：「縢，約也。」這句意爲，將竹閉用繩子捆紮在需要校正的弓上。

載，語助詞。　興，起身。這二句意爲，心中想念丈夫，睡也不是，起也不是。

厭厭(yān煙)，壓的古字。安靜。這裏形容君子的文雅嫻靜。　良人，好人，女子對丈夫的稱謂。即前面所說的君子。

秩秩，有次序貌。指進退有禮節。說文：「秩，積也。」秩的本義是積禾有次序的樣子，引申爲行爲上的有節度。　德音，好聲譽。

韻讀：文部——羣、錞(音純)。　蒸、侵部通韻——膺、弓、縢、興、音。

蒹葭

這是一首抒寫思慕、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詩。一個深秋的早晨，河邊蘆葦上的露水還沒有乾。詩人在這時候、這地方尋找那心中難向人說的「伊人」。伊人彷彿在那流水環繞的洲島上，他左右上下求索，終于是可望而不可得。細玩詩味，好像是情詩，但作者是男是女却無法確定。這首詩的主題歷來衆說紛紜。毛序：「蒹葭，刺襄公也。未能用周禮，將無以固其國焉。」這樣的解釋，即使不算是謬說，至少是過分的曲折晦澀，從詩句中是無法找出「未能用周禮」的影子的。朱熹《詩集傳》：「言秋水方盛之時，所謂彼人者，乃在水之一方，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。然不知其何所指也。」就詩論詩，難解處則闕疑，非常平實。難怪王照圓《詩說》評論道：「蒹葭一篇最好之詩，卻解作刺襄公不用周禮等語，此前儒之陋，而小序誤之也。自朱子集傳出，朗吟一過，如游武夷、天臺，引人入勝。乃知朱子翼經之功不在孔子下。」自此之後，或以爲襄公求賢尚德之作，或以爲思賢招隱之詞，或以爲朋友想念之吟，或以爲賢人肥遯之詩，大要是沒有超出朱熹的範圍。我們認爲是情詩，也是從詩中那種難與人言的思慕情致而推測之。朱善《詩解頤》：「味其辭，有敬慕之意，而無褻慢之情。」以此來反駁這是思見情人之詞。但是，難道情詩就一定要有「褻慢之情」麼？這類說法雖屬可笑，却反映了許多封建文人思想深處的陰影。

這首詩意境飄逸，神韻悠長，從文學角度來說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王照圓云：「小戎一篇古奧雄深，蒹葭一篇寬猶瀟灑。」方玉潤云：「此詩在秦風中氣味絕不相類，以好戰樂鬥之邦，忽過高超遠舉之作，可謂鶴立鷄羣，儼然自異者矣。」他們兩位從整體上點出了此詩的風格和特點。詩以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」起興，這是詩人觸景生情的歌唱，非但將深秋早晨淒清明淨的景色寫得很美，而且點明了詩的時間地點。其下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」，是虛點其地，似乎近在眼前。古詩十九首：「河漢清且淺，相

去復幾許。」意境彷彿近之。然後轉過一筆：「遡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」詩人在上下左右地求索，然而遠道阻隔，可望而不可卽。真是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」。一個「宛」字，又將實在的處所一筆拎空，所以姚際恒稱贊道：「遂覺點睛欲飛，入神之筆。」全詩不着一個思字、愁字，然而讀者却可以體會到詩人那種深深的企慕和求之不得的惆悵。方玉潤云：「三章只一意，特換韻耳。其實首章已成絕唱。古人作詩，多一意化爲三叠，所謂一唱三歎，佳者多有餘音。此則興盡首章，不可不知也。」方氏的評論，尚有未愜。首章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」，寫的是秋晨露寒霜重之景，二章「蒹葭淒淒，白露未晞」，寫的是旭日初昇，霜露漸融之狀，三章「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」，則已是陽光普照，露珠將收的時刻了。三章興句，兼刻劃了詩人追求伊人的時地，渲染出三幅深秋早上河邊不同時間的背景，生動地描寫了等待伊人，由於時間推移而越來越迫切的心情，並非「興盡首章」。細細吟哦，餘音是隽永的。

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長，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蒹葭(jiān jiā 兼加)，蒹又稱荻，細長的水草，長成後又稱萑。葭是初生的蘆葦。　蒼蒼，淡青色。秋天的蘆葦葉上凝聚着霜露，因此顏色顯得蒼老。

白露爲霜，陳奐傳疏：「白露爲霜，乃在九月已後。」

伊，是，指示代詞。陳奐傳疏：「伊、維一聲之轉。伊其卽維其，伊何卽維何，伊人卽維人。……維，是也，猶言『是人』也。」

方，旁。一方，猶云一邊。馬瑞辰通釋：「方、旁古通用，一方卽一旁也。」

遡洄，逆着河流向上游走。說文：「溯，逆流而上曰溯洄。溯，向也。水欲下違之而上也。」重文作遡，是異體字。但從下面「道阻且長」，「道阻且躋」二句看，詩人尋求伊人是沿着岸邊陸路，而非河中水路。

阻，險阻，障礙。

遡游，沿着河流向下游走。爾雅釋水：「順流而下曰溯游。」

宛，好像、彷彿。

韻讀：陽部——蒼、霜、方、長、央。

蒹葭淒淒，白露未晞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躋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

淒淒，濕潤貌。說文：「淒，雲雨起也。」這句意爲，霜露漸漸融化，沾濕了葦葉。

晞(xī 希)，乾。

湄，水與草交接之處，也就是岸邊。

躋(jī 饑)，登高。毛傳：「躋，昇也。」

坻(chí遲)，水中小沙洲。毛傳：「坻，小渚也。」

韻讀：脂部——淒、晞、湄、躋、坻。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采采，衆多貌。蜉蝣傳：「采采，衆多也。」

已，止。這句意爲，白露沒有完全乾。

涘(sì俟)，水邊。

右，毛傳：「右，出其右也。」即道路彎曲之意。

沚(zhǐ止)，水中小沙灘。

韻讀：之部——采(此止反)、已、涘、右(音以)、沚。

終南

這是一首勸戒秦君的詩。秦襄公戰退犬戎之後，平王東遷，將故都長安一部分土地賜給秦國。史記秦本紀：「平王封襄公爲諸侯，賜之岐以西之地。其子文公，遂收周遺民有之。」這首詩可能就是周的遺民所寫。嚴粲解釋「其君也哉」一句道：「其者，將然之辭。哉者，疑而未定之意。」方玉潤解釋「壽考

秦国和秦风的背景

秦国: 嬴姓，赵氏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周孝王因秦祖先秦非子善养马，将其封於秦，并赐姓嬴 ，作为周朝附庸。“'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，朕其分土为附庸'。邑之秦。”

之后，秦嬴生秦侯，秦侯生公伯，公伯生秦仲，之后庄公，襄公。周朝也从孝王到厉王，宣王，幽王。其间秦国主要是跟西戎打仗。

后来，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，立褒姒子为適，数欺诸侯，诸侯叛之。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，杀幽王郦山下。而秦襄公将兵救周，战甚力，有功。

之后，周避犬戎难，东徙雒邑。襄公以兵送周平王。平王封襄公为诸侯，赐之岐以西之地。曰：“戎无道，侵夺我岐、丰之地，秦能攻逐戎，即有其地。”与誓，封爵之。獲封为诸侯，秦才正式成为诸侯国。

秦地包括现在陕西关中到甘肃东南部一带。秦风共十篇，大都是东周时代这个区域的民歌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天水陇西，山多林木，民以板为室屋，及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，皆逼近戎狄，修习战备，高上(崇尚)气力，以射猎为先。”所以在秦风中，有一种在别的风诗中少见的尚武精神和悲壮慷慨的情调。

蒹葭的解读

关于《蒹葭》的解读历来说法不一。主要有下列三种说法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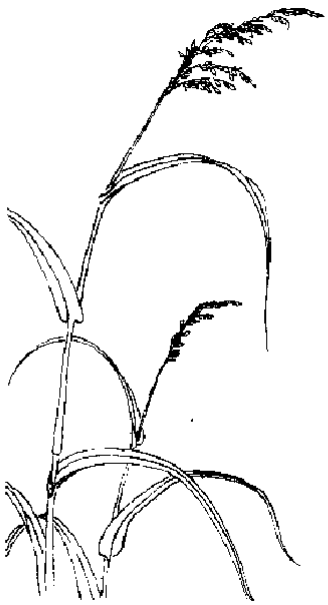
一是“讽刺襄公”说。《蒹葭》小序（诗小序，皆子夏所作）云：蒹葭，刺襄公也（秦襄公）。未能用周礼，将无以固其国焉。　东汉郑玄笺云：秦处周之旧土，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。今襄公新为诸侯，未习周之礼法，故国人未服焉。

二是“招贤”说。清代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和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都说这是一首招贤诗，“伊人”即“贤才”：“贤人隐居水滨，而人慕而思见之。”或谓：“征求逸隐不以其道，隐者避而不见。”

三是“爱情”说。见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》。

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说：“不知其何所指也”。

请朝方玉润：此诗在《秦风》中气味绝不相类，以好战乐斗之邦，忽过高超远举之作，可谓鹤立鸡群，翛（音肖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）然自翼者矣。”



科普：

霜和露的出現過程是雷同的，都是空氣中的相對濕度到達100%時，水分從空氣中析出的現象，它們的差別只在於露點高於冰點，而霜點低於冰點，因此只有近地表的溫度低於攝氏零度時，才會結霜。